晉書斠注

晉書斠注卷二十八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志第十八

五行中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陽漢志作陽續漢志宋志並作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曰如蜩如

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人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差也漢志重一僭字案當從漢志文義方足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漢志作柑口顏師古曰柑籋也漢書補注曰官本柑作拑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旤 一日旱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嗽者漢志無嗽字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

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康寍周家祿校勘記曰康寍上脫曰字劉歆言傳曰時則有毛蟲之孽說以爲於天文西方參爲獸星故爲毛蟲此仍用漢志文唐人避諱改虎爲獸漢書補注曰下取證皆毛蟲之孽明班氏不以伏傳爲然宋志云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爲毛蟲視之不明有臝蟲之孽劉歆以爲羽蟲案月令夏蟲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淩謀共立之事泄淩愚被誅彪賜死此言不從之罰也詩云人之訛言寍莫之懲

蜀劉禪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受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此言之不從也劉備卒劉禪卽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爲建興此言之不從也禮國君卽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義矣案宋志引此數語爲習鑿齒之言後遂降焉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幷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爲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爲不毁之廟從之案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没名成乃正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而宫車晏駕於是統微政逸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卽傎倒畀之晉書校文二日殿本及兩監本則作傎顚倒畀之義皆不可解疑本作傾倒畀之殿監本衍顚字而傎則皆傾之譌也宋

志正作傾倒畀之可證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魏時起安世殿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武帝每延羣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殺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城爲永安宮帝尋復位而倫誅

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爲淸河王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三十郡

成都王穎傳及宋志三十均作二十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胥不以勳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絕覬覦永一宗祧後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既爲國嗣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既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僭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爲皇太弟懷終流弒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

元帝永昌二年案永昌無二年是年明帝改太寧元年宋志卽作元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

都數日之閒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億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祼蟲人類而人爲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宋志衛作禦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于戌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療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除蟲害也周家祿校勘記曰來火當作火來宋志除作治案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

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攻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爲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水（宋志無水字）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宋志郎下有將字晉書校文二曰郎下脫將字淮陵當作臨淮二人傳及帝紀可證）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世說黜免篇注司馬晞傳曰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

舞離別之辭案武陵威王晞本傳爲桓溫誣以謀逆奏徙新安郡世說所引司馬晞傳是也志文誤作庾晞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

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

桓玄初改年爲大亨遐邇讙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爲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爲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徙司馬道子于安成安帝遜位出永安宮封爲平固王瑯邪王德文爲石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爲言不從之妖僣也

武帝初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

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儔盛致聲色窮珍極麗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踰之咎也

庶徵恆陽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禮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旱也漢志重一荒字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際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君高臺府漢志君作居案當從漢志爲是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爲僭其旱澤物枯爲火

所傷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宮府之應也又是春宣帝南擒孟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亮斃馬謖亢陽自大又其應也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

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宣帝爲太傅外示尊崇內實欲令事先由己是時宣帝功蓋魏朝欲德不用之應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是時文帝

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淹城而

此旱踰年城陷乃大雨咸以誕爲天亡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饑是歲征役煩興軍士怨

叛此亢陽自大勞役失衆之罰也其役彌歲故旱亦竟

年

孫皓寶鼎元年春夏旱時孫皓遷都武昌勞役勤衆之

應也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　八年五月旱是時

帝納荀勖邪說留賈充不復西鎮而任愷漸疎上下皆

蔽之應也及李憙魯芝李胤等並在散職近厥德不用

之謂也周家祿校勘記曰李熹本作李憙案宋志厥德作欲德本志下文亦作欲德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雨　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探擇卿校諸葛沖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上緣求妃之應也

咸寧二年五月旱晉書校文二曰帝紀自春旱至於六月乃雨則不得專屬五月大雩至六月乃澍雨

太康二年旱自去冬旱至此春　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錄訊繫囚事從蠲宥

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

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荅是時荀勖馮紞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六年三月青梁幽冀郡國旱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　七年夏郡國十三大旱　八年四月冀州旱　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武帝紀作三十二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十年二月旱

太熙元年二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勖楊駿馮紞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惠帝紀作雍梁州疫大旱關中饑米斛萬錢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

而饑疫荐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其九月郡國五旱

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國十二旱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數十戰死者十餘萬人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宋志池作淵）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宮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皆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侯多懷無君之心劉元海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百姓流血成泥又其應也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十

一月司馬越以行臺自隨斥黜宮衛無君臣之節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淯于伯冤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御覽三十五崔鴻十六國春秋曰諸州自建武元年十一月不雨雪至十計字二年八月穀價踴貴金斤直米二升民流死者十有五六百姓敗然人無生賴晉書校文二日按愍帝當作元帝蓋建武乃元帝年號伯死于愍帝建興四年十二月建武元年當愍帝建興五年故云去年案下文亦告赤祥條正作建興四年干寶曰殺淯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也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其閏十一月京都

大旱川谷並竭

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言不從而僭踰之罰也　二年夏旱　五年五月大旱　六年四月大旱　八年秋七月旱　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成帝紀四月作五月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沖弱未親萬機內外之政決之將相此僭踰之罰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　二年三月旱　三

年六月旱時王導以天下新定務在遵養不任刑罰遂
盜賊公行頻五年九旱亦舒緩之應也
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時帝在襁褓褚太后臨朝如
明穆太后故事　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　六年夏
旱　八年夏旱　九年春旱
升平三年冬大旱　四年冬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温強恣權制朝廷僭踰之
罰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旱　四年冬旱凉州春旱至夏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饑自永和至是嗣主幼沖桓溫陵僭用兵征伐百姓怨苦

孝武帝甯康元年三月旱周家祿校勘記日五月誤三月是時桓溫入覲高平陵闔朝致拜踰僭之應也　三年冬旱

太元四年夏大旱　八年六月旱　十年七月旱饑初八年破苻堅九年諸將略地有事徐豫揚兗趙統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彭城頻有軍役　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陸周家祿校勘記日地理志有陸湖荊州經略河南是年夏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黃淮　十五年七月旱　十七年秋旱至冬御覽八百

七十九引晉中興書徵祥說作咸和十六年　是時烈宗
夏旱十七年秋冬旱案咸和爲太元之誤
仁恕信任會稽王道子政事舒緩又茹千秋爲驃騎諮
議竊弄主相威福又比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子階
緣近習臨部領衆又所在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
獄吏枉暴既甚宋志既作尤此又僭踰不從冤濫之罰
安帝隆安二年冬旱寒甚　四年五月旱　五年夏秋
大旱十二月不雨時孫恩作亂桓玄疑貳迫殺殷仲堪
而朝廷即授以荊州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僚悉使敬
己內外騷動兵革煩興此皆陵僭憂愁之應也
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泉水涸　二年六

月不雨冬又旱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　三年八月不雨

義熙四年冬不雨　六年九月不雨　八年十月不雨　九年秋冬不雨　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瀆多竭是時軍役煩興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曰其柰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來還當柰何宋志來還作東還　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

鎭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之言

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晉書校文二曰宋志王下有彪字疑此係傳刻脫漏觀下謀立彪彪賜死二語則王下本有彪字甚明王淩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淩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吳志諸葛恪傳作鉤落三國志攷證八曰鉤落與鉤絡同落絡字通用亦謂之郭洛帶古制革帶有鉤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後漢楊賜賜金錯鉤佩以金錯飾鉤也此謂以竹篾爲之戴履曰國策黃金師比楚辭若鮮卑只漢書匈奴傳黃金犀毘顏師古曰犀毘胡帶之鉤也鮮卑師比總一物也魏晉人謂之鉤落亦謂之鉤絛於何

相求常子閤常子閤者反語石子堈也吳志諸葛恪傳日建業南有長陵名日石子岡葬者依焉又常子閤作成子閤堈作岡三國志攷證入日成當讀若常范蠡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古成常字同音晉書五行志竟作常字亦通讀成爲常反語乃爲岡宋書五行志於何相求揚子閤又作楊蓋童謡本無正字也鉤絡鉤帶也吳志諸葛恪傳日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堈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堈云吳志諸葛恪傳日臧均表乞收葬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斂葬遂求之於石子岡注江表傳日朝臣有乞爲恪立碑以名其勲績者博士盛沖以爲不應孫休日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沖議爲是遂寢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謡日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者有急

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龜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宋志三年作二年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吳志三嗣主傳注江表傳曰皓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詳五行志上注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吳志三嗣主傳宋志

土均作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吳志三嗣主傳矣作始皓聞之意益
張曰從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
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
上獸樂府詩集八十八獸作虎案此亦唐臣避諱所改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
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眾軍無過者而王濬先
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
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
後又曰雞鳴不拊翼樂府詩集八十八拊作附吳復不用力于時吳

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案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宋志有所斥也作直斥之也

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御覽五百七十三引搜神記作兵車辛苦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太后廢黜幽死中宮折楊柳之應也

惠帝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爲人歎宋志作路人爲歎及楊駿居內府以戟爲

衛死時又爲戟所害傷楊后被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也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其時又有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荊筆楊板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晉紗一百四王隱晉書曰二月盡三月初葉生襄蕃柳葉舒荊筆楊板行詔書御覽六百六引王書襄蕃作裴雷樂府詩集八十八大馬作人馬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荊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惠賈皇后傳作南風烈烈吹黃沙愍懷太子傳作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嚨呴此至來年纏女髮愍懷太子傳作東宮馬子莫聾

空前年厲月纏汝髮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寵昫又作蘢嵸宋志來年作三月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宋五行志曰是時愍懷頗失衆望卒以廢黜不得其死焉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時童謠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御覽六百八十七引晉八王故事屠蘇障日作大裁鄣日當見作當有三國志攷證三引邵堂曰攷屠蘇有二解一是帽類晉元康中童謠曰屠蘇障日覆兩耳吳威結客少年場行障日錦屠蘇是也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宋志獸作虎下文同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宋志河作何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閒

義兵同會誅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中宋志水源作木區樂府詩集八十八作水匯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類聚十三引晉陽秋游作浮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類聚十三晉陽秋曰惟琅邪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至是中宗登祚先是五鐸見于晉陵靈數元感若合符契輿地紀勝三十八曰宣化鎮在宣化山之陽爲建康往來律渡之要晉五王南奔渡江于此至今謂之五馬渡

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樂府詩集八十八大鼠作

鼠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洛一作）度上桑打椹爲苟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隙難遂搆焉

愍帝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降劉曜在城東豆田壁中

建興中江南謠歌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甀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甀案白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瓮瓦瓮質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甀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剋復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喩也（宋志喩下有小字）及石頭之事六

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井堙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蹈藉郡縣充父子授首晉書校文二曰充子勁爲錢舉匿免事見充傳不得云父子授首疑與字衍志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甗瓿甗瓦器及小於甑也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宋志作惻力惻力世說容止篇注引靈鬼志惻惻作側側放馬下有出字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於石頭御膳不足世說容止篇注引靈鬼志不足作不具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

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破之應也晉書校文二曰蘇峻弟名逸不名石其子雖名碩然字亦不作石世說紕漏篇注引[illegible]樂府詩集八十八崩山作山崩案當以作山崩爲是

成帝之末又有童謠曰礚礚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云麥入土殺石武宋志武作虎後如謠言

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世說傷逝篇注引靈

鬼志謠徵飛烏作飛鵶流蘇作旒車太平廣記一百四十一引世說新書飛烏亦作飛鵶流蘇作旒車

後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俗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宮庭廉（宋志庭作廷案當作廷）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魏書司馬叡傳亦復作亦自）哀帝尋崩

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閒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子並非海西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焉

太和末童謠曰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被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謠言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晉書校文二曰史言

海西廢後眈於內寵有子不育其非不男
明矣此蓋桓溫廢帝時誣衊之語非其實事
桓石民爲荆州鎭上明百姓忽歌曰黃曇子曲中宋志曲中作曲終樂府詩集八十七日拔橫吹曲李延年二十八解有黃曇子不知與此同否御覽五百六十七引樂志又作黃潭子又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
死王忱爲荆州黃曇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
大佛來上明也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周家祿校勘記曰下脫曰字黃雌雞莫作雄
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棲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
寶旋爲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棲也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

作亂再踐會稽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孫恩之字也書鈔九十六異苑曰太元末有讖云修起會稽受會稽二九及安皇肇建既而孫恩叛據盧循繼寇十載以亡賊叛驗之案此讖不見於史因以類附注之

庚楷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宋志黎均作犁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為玄所誅

殷仲堪在荆州童謡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有荆州太平廣記三百六十八續齊諧記曰桓玄時朱雀門下忽有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芒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數十人歌云芒籠首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明年春桓玄敗言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荆州送玄首用敗籠因包裹之又以芒繩束縛其尸沉諸江中悉如童謡所言爾案此歌文既互異一以為仲堪敗徵一以為桓玄死徵疑即一事而所述不同也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嚨喉御覽八百五十三劉謙之晉記曰王恭誅童謠曰昔年食麥屑今年食豋豆豋豆不可食使我枯嚨喉案童謠出自傳聞往往其詞有異惟劉記以此謠屬之王恭誅後恐有脫誤說文解字曰嚨喉也蒼頡篇曰喉咽也續漢五行志曰請為諸君鼓嚨胡補注曰胡喉一聲也嚨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麩麩麤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嚨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又大行欬疾而喉並喝焉

王恭在京口百姓閒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蕃扞黃

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言者焉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憹之歌宋志作懊惱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宋志擷作抱下文則女可擷亦作可抱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埽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也

桓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誅如其期焉晉書校文二曰此下宋志尙有玄時民謠云征鍾落地桓迸走一條此偏載

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

積其時官養盧龍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御覽一千晉中興書徵祥說曰是時盧循竊據廣州國末能討因而用之是官養盧也案盧循小名元龍故志徑稱爲盧龍而龍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讐敵也盧生不止自成積及盧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

盧龍據廣州人爲之謠曰盧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二年宋志作三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日鬬歎鬬歎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內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査浦屢剋期欲與官鬬鬬歎之應也翁年老羣公有期頤之慶知

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

昔溫嶠令郭景純卜己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曰景純每筮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

苻堅初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謠語云河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及堅為姚萇所殺死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升當滅秦識者以為魚羊鮮也田升卑也宋志田升均作田斗樂府詩集八十九亦作田斗堅自號秦言滅之者

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爲慕容沖所攻又爲姚萇所殺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爲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爲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以爲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

五年焉　太康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于河閒河閒王顒獲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宋志引此爲董仲舒之言當有兵亂起于四方後河閒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殆其應也

懷帝永嘉五年蝘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麏見於前獲之御覽九百七建武故事曰咸和六年計貢合集於樂堂賢隸郭廄有野麏走至堂前左右逐之於池中而獲之　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

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之

四科之實宋志作秀無策試之才孝之四行之實廢興於前或斯故乎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麈入東海第百姓讙言曰

麈入東海第宋志下句麈入作主入案下文云海西廢爲東海王則麈當作主識者怪

之及海西廢爲東海王乃入其第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廟畢宋志祠廟作祠祠有兔行

廟堂上天戒若曰兔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之

甚焉

犬禍

公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陽

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
及文懿自立爲燕王果爲魏所滅京房易傳曰君不正
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
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欻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
踰年卒近犬禍也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
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
而被害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天戒若曰
是時帝不思和嶠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亂是言不從

之罰也

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

太平廣記三百五十九搜神記曰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聞地中有犬子聲隱隱其聲上有小穿大如螾林以杖刺之入數尺覺如有物及掘視之得犬雌雄各一穴猶未開形大如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家富昌宜當養活以為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礱宿昔發視左右無孔而失所在瑤積年無他禍福也

天戒若曰帝既衰弱藩王相譖故有犬禍

永興元年丹楊內史朱逵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逵為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

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太平廣記一百三十九廣古今五行記曰晉懷帝永嘉中嘉興張林有狗名阿永時天下饑荒狗行欲倒林言阿永汝言得肉故健今餓不復行耶狗忽語云我道天下人饑死狗語不已聞者怖走時天下荒亂帝沒於胡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猪交案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爲悖亂之氣亦犬豕禍也漢志作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彘交悖亂之氣近犬豕之禍也犬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漢志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爲反德國有兵革俄而帝沒于胡是其應也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列女傳作張茂聞齋內牀下犬聲求而不得旣而地自拆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

而懋為沈充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

太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蒼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為犬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為蠻所沒

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恆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焉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既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為桓玄所誅滅案

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

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爲犬禍也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天戒若曰桓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據之甚也八十日玄敗亡焉

白眚白祥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案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說曰庶衆惟星隕于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爲石陰類也

又白祥臣將為君案當從宋志作危君是後宣帝得政云

武帝大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溫及河陽各二六年正月隕石于溫三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九年十月周家祿校勘記曰正月誤作十月隕石于涼州二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吳志三嗣主傳事在二年秋七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案京房易傳曰庶士為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干寶以為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

如香鑪形書鈔一百六十引王隱晉書宜秋里下有門東向西壁五字如香鑪形下有行路人多祀事之七字後如傴人槃薄不可掘案劉向說此白眚也明年
宮車晏駕王室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
庶士爲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書鈔一百六十引王隱晉書作得石鼓之聲御覽五十一引王書又作石鐘
太安元年丹楊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
岸民驚譟相告曰石來干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
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案騰本傳永嘉初遷車騎將軍無大字嬴初封東嬴公改封新

蔡王此作東嬴王誤類聚引晉諸公贊亦誤作東嬴王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眞定時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丈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爲瑞然馬無齒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爲汲桑所殺而天下遂亂

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華陽國志八曰太始八年蜀地生毛如白毫三夕長七八寸生數里此白祥也時益州刺史皇甫晏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因衆之怨誣晏謀逆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占皆

應

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洪範白祥也

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爲人勞之異也御覽八百八十京房曰金失其性地生毛以爲人勞之應是後石季龍滅而中原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方鎮屢革邊戍仍遷皆擁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閒征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賊次襄

國圍彭城向廣陵征戍仍出兵連年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苻堅滅後經略多事人勞之應也　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襲交戰者數矣

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　十三年三月地生毛明年王旅西討司馬休之晉書校文二曰帝紀劉裕討休之在十一年春志旣云明年王旅西討則上十三年字殊誤當從宋志作十年乃合又明年北埽關洛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櫨受符石彪頭斷之（宋志彪作虎）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禖壇石中破爲二此木沴金也郊禖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自毁太子將危之象也明年愍懷廢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鎭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月餘以疾還而薨（案孝武本紀謝安以太元十年八月薨今本志上文云十年四月距八月尙有五月不當云月餘也）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隋志不哲作不知）厥咎舒厥罰恆燠

厥極疾漢志注韋昭曰目疾爲罰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漢志注師古曰蠡螟之屬無鱗甲毛羽故謂之羸蟲也漢書補注曰下文明言謂螟螣之類若蠡則與蝗同爲介蟲已見言傳下顏說誤也時則有羊𥇧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漢書補注曰水沴火無證案本志承漢志亦無證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側漢志引詩同側作仄仄古側字今毛詩爾德二句在不明一句下以亡背亡側作時亡陪亡側釋文陪本又作培蒲迴反貳也臧琳經義雜記云按上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續此則中間明卿二韻收合仍與起韻相應較今本得之晉志正同當本班書也又今本時字疑誤王伯厚詩攷引韓詩外傳亦作以無陪無側近本多改同毛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漢志注師古曰習狎也近狎者則親愛之同類者則長益也亡功者受賞

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漢書補注葉德輝曰隋志引劉向五行傳曰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不退百職廢壞庶士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與此志文異而義同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燠也燠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疾人其極疾也漢志疾人作民人其極疾作故極疾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漢志注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言誅罰由於臣下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不以色者漢志作視則以色漢書補注曰晉志則作不是也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物柄之明者也漢志無物字柄作秉注師古曰謂失所執之權也溫燠生蟲故有蠃蟲之孽謂螟螣之類漢志注師古曰螟食苗心螣食苗葉之蟲也螟音冥螣音徒得反當死不死

當生而不生（漢志作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苞柔爲離（漢志苞作包注師古日兩陽居外一陰居內故云包剛柔）離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蹄（漢志作羊上角下號漢書補注錢大昭日號南雍本作蹏葉德輝日德藩本作蹏）剛而苞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旤一日暑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祥（漢志赤祥上有赤眚二字）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日壽（漢志注李奇日六極之中爲疾者逆火氣致疾病也能順火氣則禍更爲福）劉歆視傳日有羽蟲之孼雞旤說以爲於天文南方朱張爲鳥星（漢志朱張作喙漢書補注日案彔當爲喙詳天文志彔又爲味晉志作朱張朱廼味之譌味張同爲鳥星）

也故爲羽蟲𩙪亦從羽故爲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

庶徵之恆燠周家祿校勘記曰當另行起劉向以爲春秋無冰也小燠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漢書補注曰無當作亡凡漢書無字皆作亡其或作無者即是後人所改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溫漢志無其燠二字雨雲作雨雪臣安祿樂逸茲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燠盡六日也漢志無盡字

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人彫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

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說桃李寒華爲草妖或屬華孽

魏文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晉書校文二曰景元係陳留王奐年號非文帝周家祿以爲高貴鄉公紀年亦誤）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此其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界草皆生華結子如麥可食時帝初即位楚王瑋矯詔誅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帝不能察今非時草結實此恆燠寬舒之罰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舒緩之應也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晉書校文二曰龍下脫祠字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是歲魏文帝黃初元年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爲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也

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吳尋亡而九服爲一

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生工黃狗家生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買菜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吳志三嗣主傳黃狗作黃耉厚二分作三分蕒作買高四尺下有厚三分三字上圓徑作上廣三國志攷證七日黃者當作黃狗晉宋五行志並作狗鬼目見爾雅郭璞云云子如耳環赤色叢生神農本草謂之羊蹄陶隱居云今人呼爲禿菜蓋無長丈餘者買菜卽苦蕒菜通藝錄云云苦蕒菜八九月生葉皆從根出不生莖亦無高至四尺者今鬼目長丈餘苦蕒長四尺如枇杷形此皆所以爲妖也周家祿校勘記曰依上生字衍文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

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黃苿作平慮三國志攷證七日揚雄甘泉賦注如湻日并閭其葉隨時政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顏師古日如氏所說自是平慮耳今東觀以買菜爲平慮亦以生於吳平家因附會爲瑞稱耳然黃狗因土德之衰徵而吳平亦歸命之惡讖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干寶日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初學記二十八引謝靈運晉書作春二月案上文木沴金下云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界草皆生花結子如麥即此事也此條重出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愍懷太子傳作數日而枯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亦作數日枯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之象朝將為墟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至大亂

永康元年四月惠帝本紀作五月己巳宋志作四月丁巳立皇孫臧為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倫篡位鴆殺臧此與愍懷同妖也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為柏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封邑也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宋志作三年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

謂之桑樹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衞國之心四年冬季而南出案季當從宋志作委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衆庶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屍是敗也中原無所請命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應也　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蝘鼠郭璞傳作鼲鼠御覽九百九十一引廣古今五行記作鼲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儵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郭璞傳及宋志均作東南御覽九百九十一引廣古今五行記亦作東南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

亦草妖也郭又以爲木不曲直　其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漢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是懷愍淪陷之徵元帝中興之應也（類聚十豫章記曰松陽門內有大梓樹大四十）五圍舉樹盡枯死永嘉中一旦忽更榮茂太興中元皇帝果繼大業（此木經類林莊作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御書中枯邊至禾款中一日更甚豆韻如翎成觀俗中系𠂇戳鎮）漢五行志曰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眭孟以爲木陰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爲天子者

明帝大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昔漢哀成之世並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漢五行志曰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支如人頭面目須皆具亡髮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支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目頭有鬚髮稍長大凡長

六寸一分案宋志作哀靈然以漢志證之皆成哀時事當作成哀不當作哀成也今此但如人面而已故其變也輕矣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日忽復起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爲吳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爲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舍又天意乎

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修明家有僵栗樹宋志僵作死是日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俄而哀帝崩海西即位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王入纂大業登阼

享國又不踰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竊謂西昌修明之祥帝諱寶應焉是亦與漢宣帝同象也

海西公太和九年晉書校文二曰太和僅六年九年顯譌當從宋志作元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尋而降苻堅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然自立相屬宋志作建寧同樂縣案本書地理志上建寧郡下有同瀨縣宋州郡志建寧太守下云同樂令晉武帝立晉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寶子碑亦稱建寧同樂人疑同瀨爲同樂之譌而銅同則省段字也惟華陽國志同樂同瀨並列豈當時固有二縣歟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

木斷自屬妃后有專木仆反立是蔣正道多僻其後張夫人專寵及帝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安帝元興三年荊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

義熙二年九月揚武將軍營士陳蓋家有苦蕒菜宋志作揚州營揚武將軍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三寸亦草妖也此殆與吳終同象識者以爲苦蕒者買勤苦也自後歲歲征討百姓勞苦是買苦也十餘年中姚泓滅兵始戢是苦蕒之應也

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蒺藜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牆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不聽

政雖有宮室馳道若空廢也故生蒺藜

羽蟲之孽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案劉向說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汙澤者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哉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荅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所謂覩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

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咎狂三字（漢志此句下有）厥妖水鳥集于國中　黃初元年未央宮中又有燕生鷹口爪俱赤（宋志）

作黃初末魏志高堂隆傳曰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蘇鶔赫鶺鵙鵣之周家祿校勘記曰又衍文此與商紂宋隱同象涉下景初文而誤

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鷇於衛國李蓋家宋志作衛國捐桃里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此羽蟲之孽又赤眚也宋志引此高爲劉向說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鶖鳥集鄴宮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

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年明帝崩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連年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又其應乎此與漢時楚國烏鬬墮泗水粗類矣

景初元年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此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

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顏容一作動色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案劉歆說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覩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鵲墮東館又天意乎

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宮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

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其死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爲鳳皇明年改元爲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道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案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爲孽者非一宜皆是也（宋志宜作疑）

孫皓建衡三年西苑言鳳皇集以之改元義同於亮

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飛上閶闔門天戒若曰閶闔門非雉所止猶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太平廣記）

三百五十九引廣古今五行記異作一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而以問人

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逆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

白倫宋志逆作遂太平廣記三百五十九引廣古今五行記服留作鵂鶹下文言服留者句同倫使

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

之悉不見此羽蟲之孽時趙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

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趙王倫篡位有鶉入太極殿雉集東堂天戒若曰太極

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鶉雉同日集之者趙王倫不

當居此位也詩云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

爲君其此之謂乎尋而倫滅

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鵝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孝懷帝紀二月作五月書鈔七十九王隱晉書石瑞記曰洛城內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不中有二鵞其一蒼者飛去其一白者不能飛問之博士不能對陳留前孝廉董養字仲道聞而歎曰昔周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有胡象後胡當入海之當從世說新語下補入中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元和郡縣圖志十三日鵞城在清源縣東南二十二里晉陽春秋曰永嘉元年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鵞色黃蒼者飛沖天白者不能飛蒼雜色故夷之象劉曜以爲己瑞築此城以應之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大鳥二蒼黑色翼廣一丈

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及閏月戊子而帝崩後遂有蘇峻祖約之亂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鴟鳥集殿庭御覽九百二十五咸和起居注日二年正月鸒萬國有五鴟集太極殿前又晉中興徵祥說日鴟集太極殿殿非鴟所處𥿄擇鳥也時蘇峻作逆宫室被焚此又白祥也是時庾亮苟違衆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宫掖焚毀化爲汙萊此其應也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始卽位不永之祥也後涉再朞而帝崩案劉向曰野鳥入處宫室將

空此其應也

海西公初以興寧三年二月卽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此羽蟲之孽也尋爲桓溫所廢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太極東頭鴟尾御覽一百八十八引晉中興書作泰元十年鵲巢太極殿東鴟尾宋志亦作鴟尾又巢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巢其西門此殆興魏景初同占學堂風教之所聚西頭又金行之祥及帝崩後安皇嗣位桓玄遂篡風教乃積金行不競之象也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烏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烏餘烏

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餘骨存此亦羽蟲之孼又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宋志明年作五年）此其應也

羊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廄羊生無後足此羊禍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僅乃得免是其應也

赤眚赤祥

公孫文懿時東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案東平當從宋志作襄平）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文懿尋為魏所誅

吳戍將鄧喜殺豬祠神[宋志喜作嘉下文同]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京房易傳曰[宋志作易妖一本亦作妖]山見葆江于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魯國池水變赤如血　七年十月[武帝紀作十二月宋志作十一月]河陰有赤雪二頃此赤祥也是後四載而帝崩王室遂亂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惠帝紀作六年]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屍流血之應也干寶以爲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祥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宮天戒若曰不宜縱恣姦人將使太子冤死惠帝惽眊不寤是月愍懷遂斃於是王室成釁禍流天下淖齒殺齊湣王日天雨血霑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下有惡心不出三年無其宗漢志引易傳作民有怨心不出三年無其宗人宋志同　又日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也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四年十二月景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

尺此赤祥也郭璞傳作血逆流長標御覽三百七十五虞預晉書曰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著柱終柱末二丈三尺旋復流下四尺五寸百姓咸稱其冤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晉書校文二日裒爲康獻太后父本傳言裒卒於永和五年年四十七土推至建武四年裒甫十歲何能領軍出鎮此褚字顯譌嫄嬸赫 不以元四子傳及建武元年帝紀於之疑木瑯邪王裒事誤爲季野耳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贓罪依軍法戮之其息訴稱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爲征軍自四年以來運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直彈劾眾官案當從宋志變上有此字元帝不問遂頻旱三年干寶以爲冤氣之應也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于坎坎爲法

象水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

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御覽八百八十引十六國春秋作三月案本志於僭僞諸國或書石季龍時石季龍末或書苻堅初末有書其建元者此條錯出自亂其例書其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一作尢有天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殷三女並爲其后天戒若曰聰既自稱劉姓三后又俱劉氏逆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眚

亦大餓而劉氏死哭聲自絕

晉書斠注卷二十八